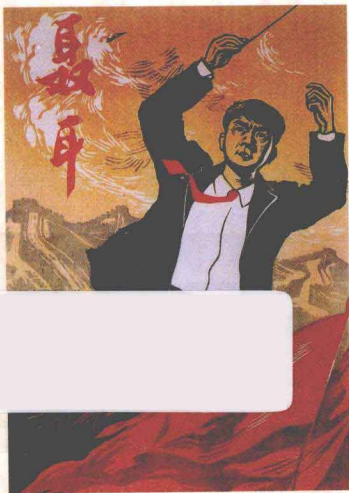


海上影人

陆寿钧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海上影人

陆寿钧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影人 / 陆寿钧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58-0772-1

I. ①海… II. ①陆…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9743 号

海上影人

陆寿钧 / 著

责任编辑 / 李佳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 / 32 印张 6.375 字数 76,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772-1 / I.240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老校长骏祥先生	1
对沈浮老厂长的一次采访	7
良师益友桑弧	16
柯灵先生二三事	25
谢晋的父母之死与谢晋的电影	32
赵丹的两幅字画	63
白杨采访记	68
我所认识的道临老师	79
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魏鹤龄	88
智者刘琼	104
怀念鲁韧	117

电影美术界泰斗韩尚义	124
夏衍在写交代时的梦	131
应云卫的梦幻和舒绣文最后的梦	136
四见艾芜	141
葛炎那“永不泯灭的回声”	149
导演岑范	165
将欢乐留人间的李天济	171
大个子中叔皇	178
老厂长徐桑楚的最后一次教诲	186
后 记	190

老校长骏祥先生

我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学习时的校长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说实在的，那时我与他的距离是相当远的。他难得到学校来，难得讲一次话，难得上一次课。我只能在远处仰望他。毕业后，进入电影厂，他是上海市电影局局长，我们的距离仍然很远。奇怪的是，好多人说他威严，怕他，我却从来没有这个感觉。偶尔见面时唤他一声“老校长”，他总是笑眯眯地问上一两句话，慈祥得如邻家的大伯。凡是做过他学生的，不管年龄大小，出息如何，在他眼中，都是他学生。

与他接触逐渐多起来是在“文革”后。八十年代初，他与鲁彦周先生一起创作《廖仲恺》的剧本，我与另一位

老同志担任编辑。我们在他家里多次讨论过剧本的创作。他总是笑眯眯，但我却感觉到了他每句话、每条意见、每个设想的丰富内涵和深沉分量。他建议鲁彦周去读一些资料，并让我们去帮他找。看得出每次老校长都是做了不少准备后才谈自己意见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剧本转到了珠影，而拍摄的班子仍然是以汤晓丹为首的上影人马。由于影片上没署我们编辑的名，与我合作的那位老编辑气愤地写信交涉。我虽然也有意见，但不愿多说什么话。我感到，重要的是在跟老校长参与这个剧本的创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业务上的，也有如何做人方面的。老校长也是鲁彦周进入电影创作的引路人，手中又有权，并且，实实在在地参与了这个剧本的创作，然而，一俟剧本转到珠影后，他又十分谅解，无声无息地隐入了幕后。在这样的师长面前，我能去争什么呢？后来，我当编剧后，在合作关系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便以老校长为榜样，也无声无息地隐入到幕后完事。

后来，我与老校长的接触又多了些。那是为了筹拍《三国演义》的系列电影。他为桑楚先生和道临先生当顾问，我仍然做编辑工作。桑楚先生和道临先生为此项工作简直

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对剧本的创作抓得很紧，一遍又一遍地与编辑们讨论剧本。而这些活动，老校长基本上每次都参加。他由于腿摔坏后有后遗症，所以拄着拐杖慢慢走来。他人老了，耳朵不灵，每次讨论时总是主动坐在编剧的旁边，仔细地听他们谈创作设想，然后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意见，从来不讲一句空话、不讲一句套话。所以，在他的面前，每位编剧每次谈创作情况时，都要事先做准备，敷衍塞责是绝对蒙不过他眼睛的。《三国演义》电影的拍摄，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成功，而老校长等老一辈艺术家们对艺术的执著、无私、忘我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极大。

我虽多次去过老校长的家，但都在他家的客厅里谈完工作就走，没能有机会对他的生活作进一步的观察。一次，他来文学部谈《三国演义》的剧本时，恰患感冒而又忘带手帕。那时还没流行“纸巾”之类的东西，在感冒中忘带手帕确实有点尴尬。我见他行走不便，便自告奋勇地到他家去取手帕。我随着他家的保姆进入他的房间，一看便呆住了：只有几件简单、朴素、陈旧的家具。可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华丽的东西。这位早年留学美国、国内外著名的戏剧电影艺术家、理论家和教育家的生活和工作室，与

他的不少部下、学生相比，似乎有点寒酸……这件事我曾对好些人说起过，熟悉他的人告诉我说，骏祥先生在这方面一向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所以，在他的背后就不会有人嚼闲言碎语。

我也见过老校长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文学部邀请了不少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聚餐，谢晋导演三杯酒一下肚，话便多了起来，他指着他的好友、《舞台姐妹》的编剧王林谷先生说：林谷，你要是不当官（王林谷是我们的文学部副厂长），肯定还会写出不少好剧本，你是被当官害了自己！林谷先生是老实人，被好友谢晋这么将了一军，顿时脸红了起来，想说什么又一时说不上来。此时，老校长突然站了起来，向谢晋一瞪眼，厉声说道：谢晋你胡说什么？！一些业务尖子走上领导岗位也是事业的需要嘛！老校长也是谢晋的老师，被他这么一说，谢晋的酒就醒了三分。我第一次看到老校长发火顶真，他的话又如此地有分量。当然，谢晋的原意是在为他的好友惋惜，但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似有不妥。老校长一点也没有放过。他是十分重视文艺的领导工作的。

在老校长八十寿辰前，为我们师生们的庆贺活动事宜，

我随上海影协秘书长丁玉玲女士和上影徐纪宏导演（都是老校长的学生）曾去他家请示过。老校长的意见是，最好不搞，要搞也只是师生借此机会聚聚，同乐一番，不要惊动大家，更不要让记者们知道。后来，个别记者还是打听到消息后来了。老校长见后特意在讲话中讲了一段，请他们千万不要见报，我们只是师生聚会。他的本意是希望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他的八十寿辰。在那天师生同乐时，最后老校长的讲话令我特别感动。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他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从事教育和在重庆从事抗日影剧活动时所取得的成绩，应归功于周总理以及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指导和关怀。二是他认为自己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当校长时，“其实也没有做多少工作。前期是王力同志顶着，后期是赵明同志顶着。现在，王力同志已经逝世。赵明同志身体也不好。我们应该记着他们。”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党的领导和周围同志的努力。而对于自己，却只记着“教训”。他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一九六四年被并掉时，自己没有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件事。这对于我们的电影事业是一个损失，自己感到惭愧和痛心。以后情况好转时，要尽一切力量去恢复！”这种事能怪他吗？他却说得如此恳

切。这样的领导和校长，确实是让人难忘的。

老校长真的老了，好多事已力不从心了。晚年，他一直在主持《大百科全书》中电影卷的编辑工作。但他仍然一直关心着电影事业的发展，时而发表一些针砭电影创作时弊的短文，记得他最后一篇文章是谈电影剧本创作的，他以一息尚存之气，疾声呼吁一定要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有了好的剧本才会有好的影片。以后的好多经验与教训，都证实了他的真知灼见！

老校长离我们而去了。常言道：每人眼里都有一杆秤。是的，人眼似秤。这是一杆特殊的秤，称出的分量都深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尽管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但都能在他周围人们眼中的秤上称出重与轻，称出美与丑，称出优与劣，称出贵与贱……老校长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手中有权还是无权，身前还是死后，人们对他都十分崇敬，可见人眼中的那杆“秤”还是准的。

老校长长存！

对沈浮老厂长的一次采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哪年哪月哪日我已忘了，《上影画报》让我去采访原海燕厂的老厂长沈浮老师，并为他写篇文章，编辑部为我联系停当，只要我按时去他家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沈老早已不在人世，可那次采访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历历在目。

采访前，我根据《上影画报》的要求，做了一点“功课”。知道这位诞生于一九〇五年的天津码头工人的儿子，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我想请他谈谈，如何发奋图强，成为一位杰出的电影艺术大家的？这可以为我们晚辈励志。知道他一生曾编导过《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小人物狂想曲》等几十部话剧与《万家灯火》、《希

望在人间》、《李时珍》、《老兵新传》等几十部电影，想请他谈谈那时的一些创作情况，既可以留下些珍贵的资料又可以让我们这些晚辈从中汲取教益。当然也知道，解放后，他长期担任着海燕厂的厂长，其中也有不少甘苦可说，他的经验和教训对新时期的电影艺术的振兴和发展，会有启迪。我还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他编剧的电影《狼山喋血记》，是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在上海淘金时所出演的影片中最有戏分的一部，而且，他们在《联华交响曲·两毛钱》中还演过对手戏。可“文革”前夕，她一站到政治的前台，便对沈老刚执导的电影《北国江南》揪住不放。我想让沈老谈谈，“文革”中他如何受到江青迫害的。“文革”后，沈老不顾年迈多病与政治上还尚有的风险，毅然出山执导了反极左的影片《曙光》，对此，他该还有不少话可说的……

见到沈老，他热情地把我迎入书房，亲自给我沏了一杯龙井，听我说完采访提纲后，却连连摇头又摇手，一盆凉水冲得我直发呆。他只说自己认为该说的。那次采访完毕，我写下了以下一篇短文：

他关注着新人

在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沈浮同志在他那简朴的

书房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一听我说明来意，连忙摇手，用他那浓重的天津口音说：“我老了，我的东西也都老了，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还是多介绍些电影新人……”

沈老首先推荐的是影片《喜盈门》的导演赵焕章同志。他说，《喜盈门》的影片把剧本丰富了不少，无论从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追求真实性、生活化，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较为自然地给人们以心灵美的陶冶和教育。他认为这与导演生活底子厚，观察生活细致、深刻，以及较好地掌握导演艺术规律是分不开的。赵焕章来自山东老解放区；进上影后，刻苦钻研业务，踏实工作。沈老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相信他以后还会拍出更好的影片来。

接着，沈老又谈起《燕归来》的导演付敬恭同志、《小街》的导演杨延晋同志等，他认为：上影的一批青年导演，都较有才华和前途，使人耳目一新。沈老也很赏识青年电影制片厂拍的《沙鸥》的导演张暖忻。他看了剧本和影片，认为影片的路子正，只要张暖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

接着，沈老谈到演员。他说，《小街》里的张瑜表演自然、贴切，十分生活化，比《庐山恋》更上了一层楼。郭凯敏所演的“夏”也比《好事多磨》演得好，冒出了火花。这可能与他们对两个角色理解深、有感情有关。沈老还认为刘晓庆、程晓英、李秀明等年轻演员都很有潜力，而张金玲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表演也有所突破。

沈老又感慨地说：“我当初导演的第一部戏，就没有现在那些青年所导演的第一部戏好；我们的老演员也大多是舞台演员出身，舞台腔重，而现在的青年演员却放得开，演得接近生活，一旦这些新人们拍了像我们拍的那样多影片后，一定会更加成熟，一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沈老说，希望总是在下一代身上，所以还是要宣传电影界的新秀……”

我接着提出：现在报刊上对新秀介绍得已经够多，也该介绍像沈老这样的前辈艺术家。沈老接过我的话茬，说道：“是啊，介绍新秀的文章是不少，但能够有分析、有见解地谈谈他们成绩和不足的文章还不多见。”接着，沈老坦率、恳切、精辟地谈出了自

己所看到的电影界的新人们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他说，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有些青年人编导的片子，路子仍嫌不正。他们不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拍出有艺术感染力、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来，而是较多地猎奇或编造情节和故事，想以此来吸引观众。沈老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可能有的青年编导怕把剧本搞得概念、说教。但是要求影片的政治思想内容与概念、说教是两码事。影片《喜盈门》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主题表现得十分强烈，为什么就没有让人感到概念、说教？为什么那么感动人呢？那是因为创作人员在艺术上狠下功夫，把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与富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内容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另外，也许有的新手，怕第一部影片拍得“不卖座”而“砸锅”。为此，沈老呼吁我们电影界的各级领导，应该鼓励引导青年创作人员走正创作路子，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怕失败，允许失败。青年创作人员也应时刻检查自己，千万不能把自己和观众引出社会主义轨道！

沈老还谈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新手拍的片子，有的较好，有的较差，艺术质量不稳定。就是拍了一

部好片子,也还存在着某些明显不足之处。如《沙鸥》是部优秀影片,但编导在主题的体现上,让沙鸥说得更多了一点。其实,沙鸥是个感情比较内在、深沉的姑娘,只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让她有一次自然地道出对祖国的爱恋就可以,说多了反而不好。沈老还提醒新人们,应看到自己的不足,在掌握艺术规律上还有不够的地方,所以还要进一步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掌握好电影艺术的客观规律。电影艺术与其他科学一样,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我们的谈话已进行了几个小时,而沈老还是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夜幕不知不觉地降临了沈老的书房,但它隔不断我的视线,我更看清了沈老的一颗晶莹的心……

沈老的家人为他送来了煎好的中药,我才记起来他身体不好。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不停地讲了几个小时,我理应让他休息。告别时,我请求他以后有机会谈谈自己,因为电影界的同志们和观众们,都想知道他的近况。可是他还是笑着说:“要说我自己,还是没啥可说的,告诉大家:我老沈虽然年纪大了,力不